

言 情 逸 史 丛 书

東周列國志

明·冯梦龙 整理 清·蔡元放 修订



言 情 逸 史 丛 书



東周列國志



· 上 ·

〔明〕冯梦龙 整理 〔清〕蔡元放 修订

三秦出版社

出版说明

一提起中国古典小说,人们自然首先要称道长篇中之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和短篇中之《三言》《二拍》。其实,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广博无垠,仅文学中之小说一项,即可谓浩如烟海。从先秦神话传说之《山海经》,秦汉短篇小说《晏子春秋》,到魏晋南北朝鬼神志怪之《搜神记》、志人记事之《世说新语》,到唐之传奇,宋之话本,元明之讲史、神魔、人情小说,明清之侠义、狭邪、公案、世情、讽刺、谴责等诸种小说,从文言到白话,由短篇成集到长篇巨制,其中堪称珠玑瑰宝之作,何止千百。人生有限,孰能尽览,必欲择其精者要者,先睹为快。本社整理出版的这套《言情逸史丛书》,仅选取明清白话小说中之六种佼佼者,分别是《东周列国志》《飞龙全传》《大明英烈传》《醒世姻缘传》《儿女英雄传》《今古奇观》,以飨读者。

这五部长篇小说和一部话本选集,是明清小说精华之一部分。若能置之书架案头,闲来随手披阅,既可赏心怡神,更能益智识史,通览古代世态人情,其借鉴之价值实亦不可低估。

三秦出版社

序

书之名，无虑数十百种，而究其实，不过经与史二者而已。经所以载道，史所以纪事者也。《六经》开其源，后人踵增焉。训诫论议考辨之属，皆经之属也。鉴记纪传叙志之属，皆史之属也。顾《六经》者，圣人之书也。言体必有用，言用必有体。《易》与《礼》、《乐》，经中之经也，而事亦纪焉。《诗》、《书》、《春秋》，经中之史也，而道亦章焉。后人才识浅短，遂不得不岐而贰之，贰之斯不能不有所戾。故高谈名理者，常绌于博识之士，而自矜该洽者，其是非或谬于圣人。顾理无二致，故言道之书，虽世不乏著，究其精者，亦不过恢张余蕴，仅可作佐翼注疏，其卑者糟魄唾余而已。若稍肆焉，则穿凿傅会、破碎支离之弊出矣。至于事，则不然，日异月新，千态万状，非圣人已然之书所能尽也。故经不能以有所益，而史则日以多。史固盛衰成败、废兴存亡之迹也。已然者事，而所以然者理也。理不可见，依事而章，而事莫备于史。天道之感召，人事之报施，知愚、忠佞、贤奸之辨，皆于是乎取之，则史者可以翊经以为用，亦可谓兼经以立体者也。

自制举艺出，而经学遂湮。然帖括家以场屋功令故，犹知诵其章句。至于史学，其书既灏瀚，文复简奥，又无与于进取之涂，故专门名家者，代不数人。学士大夫则多废焉置之，偶一展卷，率为睡魔作引耳。至于后进初学之士，若强以读史，则不免头涔涔，目森森，直苦海视之矣。《春秋》三《传》，《左氏》最为明备，专经者，犹或不能

举其辞，况其它乎！顾人多不能读史，而无人不能读稗官。稗官固亦史之支流，特更演绎其词耳。善读稗官者，亦可进于读史，故古人不废。

《东周列国》一书，稗官之近正者也。周自平轍东移，下逮吕政，上下五百有余年之间，列国数十，变故万端，事绪纷纠，人物庞杂，最为棘目聱牙，其难读更倍于他史。而一变为稗官，则童稚无不可读，夫至童稚皆得读史，岂非大乐极快之事耶？然世之读稗官者甚众，而卒不获读史之益者，何哉？盖稗官不过纪事而已，其有知愚、忠佞、贤奸之行事，与国家之兴废存亡、盛衰成败，虽皆胪列其迹，而与天道之感召，人事之报施，知愚、忠佞、贤奸计言行事之得失，及其所以盛衰成败、废兴存亡之故，固皆未能有所发明，则读者于事之初终原委，方且懵焉昧之，又安望其有益于学问之数哉？夫既无与于学问之数，则读犹不读，是为无益之书，安用灾梨祸枣为！坊友周君，深虑于此，嘱予者屡矣。

寅卯之岁，予家居多暇，稍为评骘，条其得失而抉其隐微。虽未必尽全于当日之指，而依理论断，是非既颇不谬于圣人，而亦不致遗嗤于博识之士。聊以豁读者之心目，于史学或亦不无小裨焉。故既为评之，而复序之如此。

乾隆十有七年春七都梦夫蔡元放氏题

东周列国全志读法

蔡元放

《列国志》与别本小说不同。别本多是假话，如《封神》、《水浒》、《西游》等书，全是劈空撰出。即如《三国志》，最为近实，亦复有许多做造在于内。《列国志》却不然，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连记实事也记不了，那里还有工夫去添造？故读《列国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用小说一例看了。

小说是假的，好做。如《封神》、《水浒》、《西游》诸书，因是劈空捏造，故可以随意补截联络成文。《列国志》全是实事，便只得一段一段各自分说，没处可用补截联络之巧了。所以文字反不如假的好看，然只就其一段一段之事，看来却也是绝妙小说。

《列国志》原是特为记东周列国之事。东迁始于平王，多事始于桓王。而本书却从宣王开讲者，盖平王东迁，由于犬戎之乱，犬戎之乱，由于幽王宠褒姒，立伯服；褒姒却从宣王时生根。且童谣亡国，亦先兆于宣王之世。故必须从他叙起，来历方得分明。此记事人倒树寻根之法，亦不得不然之理也。

《列国志》是一部记事之书，却不是叙事之书，便算是叙事之书，却又不是叙事之文。故我之批，亦只是批其事耳，不论文也。非是我不论其文，盖其书本无文章，我不欲以附会成牵强也。

《列国志》一书，大率是靠《左传》作底本，而以《国语》、《战国

策》、《吴越春秋》等书足之，又将司马氏《史记》杂采补入。故其文字、笔气，不甚一样，读者勿以文字求之。

《列国志》因是杂采众书所成，故其事之详略，都是不得不然，当日作者不曾加意增减。若再加修饰一遍，便自然更是好看。

列国之事，是古今第一个奇局，亦是天地间第一个变局。世界之乱，已乱到极处，却越乱越有精神。周室之弱，已弱到极处，却弱而不亡，淹淹缠缠，也还做了两百年天子，真是奇绝。

周室卜世卜年，皆过其数。子孙虽已微弱之甚，而仍称共主，不至遽然亡灭。前人议论，有说周家忠厚开基，盛德之报；有说封建屏藩，互相维制之力。据我看来，两说都有些正，不可偏在一处讲。若说周家忠厚开基，盛德之报，便该多出两个贤王。赫然中兴几次，何以仅拥虚名，丝毫不能振作。若说封建屏藩，互相维制之力，则夏、商两代，建国相同，何以没有许多展转变态？如此论来，则东周列国，还是造物好奇，故作此特奇至变之局，以标新立异耳。不必纷纷强为说也。

由周而秦，是古今变动大枢纽。其变动却自东迁以后起，逐渐变来。其中世运之升降，风俗之厚薄，人情之淳漓，制度之改革，都全不相侔。子弟能细心考察，便是稽古大学问。

即如用兵一事，春秋是春秋之兵，战国是战国之兵，不消说是大相悬绝。即春秋中，齐桓与晋文，便有大段不同处。齐桓时用兵，还不过是声罪取服，其究竟不过请成设盟而已。到晋文时，便动辄以吞并为事。这便是世变大端中之一小变了。齐桓时用兵，不过论百论千。到晋文时，兵便大盛，一战之际，常以万人。齐桓用兵，还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到晋文时，便多行诡计了。子弟于此等处能细心理会，便是善读稗官者。

晋文用兵诡谲，却也是到了那个时候，其势不得不然，正是天运改移处，正自怪他不得。若不然，便如宋襄一般，自取祸败了。

用兵之法，变化多端，用少用众，用正用奇，最是不可方物。唯有《列国志》中，却是无体不备。前人于《左传》中，集其用兵计谋，便谓兵谋兵鉴，已得要领，况又益之以战国若干战法乎？子弟理会得此等处，便不枉读了此本稗官也。

用兵是第一件大事，兵法是第一件难事，其中变化无端，即专家也未必能晓彻，今既读了《列国志》，便使子弟胸中平添无数兵法。《列国志》有益子弟不少。

出使专对，圣人也说是一件难事。惟《列国志》中，应对之法最多，其中好话歹话，用软用硬，种种机巧，无所不备。子弟读了，便使胸中平添无数应对之法，真是有益子弟不少。

稽古、用兵、专对，都是极大极难学问，今却于稗官得之，岂不奇绝。

金圣叹批《水浒传》、《西厢记》，便说于子弟有益。渠说有益处，不过是作文字方法耳。今子弟读了《列国志》，便有无数实学在内，此与《水浒传》、《西厢记》，岂可同日而语！

一切演义小说之书，任是大部，其中有名人物纵是极多，不过十数百数，事迹不过数十百件，从无如《列国志》中人物事迹之至多极广者，盖其上下五百余年，侯国数十百处，其势不得不极多，非比他书，出于撮凑。子弟读此一部，便抵读他本稗官数十部也。

《列国志》中，人物情事虽千态万状，无所不有，却无神佛僧道、邪说妖言在内，便觉眼界清静许多，比他本稗官真是好看。

《列国志》中，也有几处说鬼，却是从《左氏传》来，其说鬼处也还在理上，不与他处邪说同也。左氏说鬼，虽与他处不同，然毕竟是它恍惚附会处，未可为信史。

《列国志》中，有许多坏人，也有许多好人。但好人也有若干好法，坏人也有若干坏法。读者须细加体察，遂各自分出他的等第来，方于学问之道有益，不可只以“好坏”二字，囫囵过了。

《列国志》中，虽是也有好人，也有坏人，然毕竟是坏的多似好的，且好人又轻易不能全美。又多是各成其好，不甚相同。至于坏人做坏事，往往如出一辙。亦且穷凶极恶，已精而益求其精的坏法都坏将出来，当时人君却偏偏欢喜坏人。若善恶同时，又往往好不胜坏。又不知是天意作兴恶人，又不知用人者都是瞎子，真令人解说不出。

坏人明明作恶，还自好辨。偏是大奸大恶之人，他却偏会依附名义，竟似与好人一般，在暗里行其险毒之计。这种人最是难认，观人者不可不知。

恶人依托名义，虽是可以惑人，毕竟也有露马脚处。只是观者不审，便被他所骗耳，若明眼人自瞒不过。

大约看好人、坏人之法，只从“义利”二字上着眼，便可十得七八。贤奸之变，虽有万态，究其本，总不能外此两字而已。

“义利”二字不并立。天理看得重，爵禄身家看得轻，便是君子。若事事只图自私自利，便自然要行到刻薄险毒上去了，从何处还有天理来。

“义利”二字，其机甚微，到后来便有天渊之隔。即如臣弑君，子弑父，是天地间非常大变。然原其心，却不过从“利”上起耳。若肯将名位富贵看得轻，便自然没有此事了。

《列国志》中，篡弑之祸甚多。其臣为乱臣，子为贼子，罪不容诛，自不消说。然论世者，也要将那君父察勘一番，推求其所以致此之故。虽不以此而宽臣子之罪，却当以此垂戒为人君父者，使其有所畏惮。故圣人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又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诸如此类，不可胜数。大率都是互举。后世一切重责子臣，便似凡为君父便可恣肆为恶者，此是宋儒之偏，失圣人之意矣。

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和妇顺，自是万古不易之理，亦人情至允之论。然圣人教人，只是自尽。为人父者，只是自尽其慈，不必因慈而遂责子之孝。为子者亦只是自尽其孝，不可因孝而望父之慈。推之君臣、兄弟、夫妇，都是一般。便自然不至有人伦之变了。《列国志》中许多人伦之变，总由望于人者深耳。

父以慈而责孝，子以孝而望慈，已是不可，况又有父不慈而专责子之孝，子不孝而专望父之慈，君臣、兄弟、夫妇间，总不自尽，一味责人，岂不可笑。居心如此，安得不做出把戏来。然世又偏多此一辈人，可叹也！

立子以嫡，无嫡立长，自是正理。废嫡立庶，废长立幼，于天理、人情自是不妥。然立庶立幼者，爱之也。爱之，必思所以安全之。今悖于情理而立之，后来便必致有杀夺之祸。不特富贵享不成，反连性命都断送了，又貽国家以覆乱之祸。其是非利害本自显然，却以私心所溺，遂去安从危，去利就害，自寻祸乱。《列国志》中，此等不可枚举。前车既覆，后车复然，甚有身与其祸，而到后来仍自蹈之者。此等愚人，真是愚得又可笑，又可恨，又可怜。

忠而见疑，信而得谤，自是常事。只看自己所处之地，与所遇之人何如耳。《列国志》中，此类甚多。其中有学有术、处之有方者，庶几自全。若只是一味自信，莽撞行去，个个身受其祸。如申生、叔武之类是也，读之令人时生学术不多之惧。子弟于此等处，须加意理会，万勿草草看过。

《列国志》中，有许多出于微贱，一时投契君心，遂得致位卿相，荣宠终身。如管仲、宁戚、百里奚等类，其胸中抱负经济，都是最上一流。只看他初见时，各有一番高识定论，足以深入人主之心。至其后来设施，也都是条条件件，次次第第，上利君国，下益民生，可见不是一时取给口舌之便者。然若不是机缘凑巧，便也只好困穷草泽，沉埋一生了。天下万世，怀才抱艺而不得其时者，何时胜数，思

之令人浩叹。

战国是游士之世。其游说之术，大都不甚相远。只是其中人品，却自有优劣、邪正、高下之不同，读者须自出眼力分别之，莫作一例看了。

物莫不聚于所好。国君好贤，如齐桓便有管、宁等诸人，晋文则有狐、赵等诸人，魏文则有田、段等诸人。齐庄好勇，则有殖绰、郭最等诸人。夫力举千斤，射穿七札，亦难得之才，而一时便有多人。可见一切人材，只患求之不力耳，何患无材哉！有国家者，操用人之权而辄曰人材不足，吾不信也。

人主自中材以上，未有不极知国事之需贤共理者。然高爵厚禄，偏难以与君子，而易以与小人。及到有事之秋，却要贤能君子出力，却是急切没处去讨，遂有乏才之叹，岂不可笑。

贪人不顾天理，昧却良心，做上许多坏事，其意不过图终身受用耳。却不知坏却良心，依旧不得受用，枉落千古骂名，有何便宜处？乃前人跌倒，后人偏不晓得把滑，如《列国志》中，乱臣贼子接踵而起，饕餮嗜金，蚺蛇甘鸩，可胜浩叹！

圣人云：“性相近，习相远。”古谚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中材之主得贤臣，则可以为贤君，与奸佞谗谄之人处，则谄于恶而不觉矣。《列国志》中诸君，大半是因臣下以为转移，而其名誉美恶，遂成千古话柄。天下固有中材之人，其尚择所与哉！

人家子弟天性高明，不为俗情所染者，千万中只好一二。其傲慢下流，不可化诲者亦少。大约俱是中材，幼时父师教训，是不消说，到成童以后，若朝夕起作，都是有学问有品行之人，便自然日进于上达。即商贾买卖中，常与老成敦厚者相习，便也可成一个敦朴诚实之器。若于轻薄讹诈浮荡者处，便自然要往下流一路去了。但为善难而为恶易，故常亲善人，未必便善；而与不善者处，便容易走入邪径。相与起作之人，十个中只有一、二个坏的，那弟子便有

些不可保了。若善恶相参，那一半好人，便全不足恃，况并无贤人君子在内，又何望其向上乎！为人祖、父之心，谁不愿子孙作贤人君子，而不为之择交，是犹南辕而北辙也。及到他已是习于下流，却才悔恨去责备他，要他改过，尚可及邪！

尝论正人最是难交，只是图他有益耳。与不肖处，煞是快意，只是相与到后来，再没有好收场。正人平日事事要讲理讲法，起居饮食，都要色色周到，已是令人生厌。若汝做些不合道理之事，便要拦阻责备，使人絮烦。但是与他起作，却也没甚祸害出来，即或有意外之虞，他便肯用心出力，排难解纷，必期无事而后已。不肖之人，平日或图饕餮口腹，或图沾润钱财，随风倒舵，顺水推船，任我颐指气使，其实软媚可喜，只是他到浸润不着你的时节，稍拂其意，翻过脸来，便可无恶不作，从前之快心，都是今日之口实。或遇你有别事，他便架空生波，于中取利，事若败坏，他便掉臂不顾，还要添上许多恶态恶言，不怕你羞死气死。却怪世人择交，偏要蹈软媚洗腆，及到事后追悔，已是无及。试看《列国志》中，君相用人，士大夫交友，往往堕此套中而不悟，可悲可叹。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虽是两句熟话，却是亘古不易之言。试看《列国志》中，许多君相、卿士、大夫，起初任情径遂，不听好言；无不貽到头之悔。及到祸乱已成，身名已败，却才思想善言，自羞自恨，已无及了。吾愿普天下贤士大夫、读书学者与良朋密戚，逆耳言来，莫便愤然加怒，且将那言语细细详味一番，即使其言不是，于己亦无所损。倘事有可疑，理有足采，便可及迅补救，免到后来懊悔也。

本书中批语议论，劝人着眼处，往往近迂，殊未必惬读者心目。然若肯信得一二分，于事未必无当，便可算我批书人于看书人有毫发之益，不止如村瞽说弹词，仅可供一时之悦耳。

教子弟读书常苦，大是难事。其生来便肯钻研攻苦，津津不倦

者，是他天分本高，与学问有缘。这种人，千百中只好一二，其余便都是不肯读书的了。但若是教他读论道论学之书，便苦杆格不入。至于稗官小说，便没有不喜去看的了。但稗官小说虽好，然毕竟也有不妥当处。盖其可惊可喜之事，文人只图笔下快意，于子弟便有大段坏他性灵处。我今所评《列国志》，若说是正经书，却毕竟是小说样子，子弟也喜去看，不至杆格不入。但要说它是小说，它却件件都从经传上来，子弟读了，便如将一部《春秋》、《左传》、《国语》、《国策》都读熟了，岂非快事。

有人来说，《列国志》也不是全美之书，不可辄与子弟读。试问其故，则曰：其中夹有许多骄奢淫佚、丧心蔑理之事，恐子弟看了，引他邪心。此真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之见，否则假道学及小儿强作解事者也。夫圣人之书，善恶并存，但取善足以为劝，恶足以为戒而已。他本小说，于善恶之际，往往不甚分明。其下者，则更铺张淫嫖，夸美奸豪，此则金生所谓其人可诛，其书可烧，断断不可使子弟得读者也。若《列国志》之善恶施报，皆一本于古经书，真所谓善足以为劝，恶足以为戒者，又何嫌于骄奢淫佚、丧心蔑理也哉！《列国志》是一部劝惩之书，只看他忠奸厚薄无有不报，即不报之于身，子孙也终久逃不过，真是有益世道人心不小。

他书亦讲报应，亦欲劝惩，但他书劝惩多是寓言，惟《列国志》中，件件都是实事，则其劝惩为更切也。

《列国志》中繇词，其语甚古，亦甚验，不知当日所用是何古书，如何古法。自秦火后失传，殊令人恨恨。

《列国志》前后评语，悉是随手写去，更不曾重加点窜，其中字句多有不妥适处。盖我只是评其事理之是非，原无意于文字之工拙也。

《列国志》中，谬误甚多，如《左传》、《史记》，俱言宋襄夫人王姬，欲通公子鲍而不可。旧本乃谓其竟已通了。又说国人好而不知

其恶，此事关系甚大，故不得不为正之。他如彗星出于北斗，主宋、齐、晋三国之君死难，本是周内史叔服之占，却作齐公子商臣使人占之。此类甚多，不能遍及也。

词曰：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邱。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目 录

序	蔡元放
东周列国全志读法	蔡元放
第 一 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1
第 二 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10
第 三 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20
第 四 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30
第 五 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 40
第 六 回 卫石碛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50
第 七 回 公孙阙争车射考叔	公子翬献谄贼隐公 60
第 八 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69
第 九 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76
第 十 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84
第十一回 宋庄公贪赂构兵	郑祭足杀婿逐主 94
第十二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 104
第十三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亹君臣为戮..... 113
第十四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 121
第十五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乾时大战..... 132
第十六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战长勺曹刿败齐..... 140
第十七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楚王杯酒虜息妫..... 149
第十八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宁戚..... 159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	171
第二十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181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	193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	205
第二十三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兴兵伐楚·····	215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邱义戴周天子·····	229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	242
第二十六回	歌虞彦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254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	264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	274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284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294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305
第三十二回	晏娥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314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325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337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349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360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371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384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395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408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420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咺公馆对狱·····	430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鸩复国	老烛武缒城说秦·····	440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450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缯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460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穀谷封尸	471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480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餘给秦	491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502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接	赵宣子桃园强谏	511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纓大会	523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鼋构逆	陈灵公袒服戏朝	534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釐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	544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侏儒托优悟主	554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565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576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官程婴匿孤	587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铸养叔献艺	598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610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偃阳城三将斗力	621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	632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645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656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666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衍宁喜擅政	677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鉏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688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	699
第六十八回	贺稗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712
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	724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	735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748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躯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761